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

四十八至  
五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六百九十二

史部

隋書卷四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三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

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  
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  
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  
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及平齊之後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  
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  
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  
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  
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  
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

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能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

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  
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  
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  
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  
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  
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

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破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少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  
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  
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  
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  
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  
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  
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

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  
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  
為儀同立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  
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  
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  
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  
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

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  
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  
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  
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  
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  
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黥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  
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

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

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亾山洞恐其聚  
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  
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  
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亾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  
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  
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亾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  
非北人所習不設脩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  
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

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  
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  
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  
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  
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  
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  
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

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  
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  
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  
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  
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  
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  
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  
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

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  
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  
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  
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  
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繡二萬疋  
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  
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



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

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

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懷佐時之略已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旂江表  
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  
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  
恭縱橫語武則權竒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

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實祚無窮以為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  
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  
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  
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  
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

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  
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  
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

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

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  
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  
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  
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磨  
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  
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竒兵潛入霍山  
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  
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



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  
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  
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  
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  
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  
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  
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已

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托名譽不奉國諱先圖  
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  
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  
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  
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  
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  
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

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  
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  
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  
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  
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  
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  
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

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  
直趨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  
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斃交  
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  
俱盡面縛軍門斬將奪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  
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

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  
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  
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  
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  
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  
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  
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  
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

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  
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  
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  
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收臣於疎遠  
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  
寢食慚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已藏禍心有  
自来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

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  
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  
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昔峻筆有若天臨  
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慚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  
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  
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

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  
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  
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  
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  
麥五十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  
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  
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勲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  
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



遞代方縣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隧以彰  
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  
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  
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  
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  
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

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  
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  
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  
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  
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  
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

久之為邵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

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  
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為伊  
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  
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  
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  
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  
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

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  
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  
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  
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  
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

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羗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塽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

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  
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為魏  
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  
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  
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  
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  
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



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  
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  
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高祖  
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  
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坐  
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  
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  
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竒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駭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竒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寃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

乾闥門道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  
狡竽為蛇蠱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楊素傳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北史拍竿作檣竿

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

北史拍檣作檣竿

文思傳文思字溫才。北史作文思字溫仁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九十三

史部

隋書卷四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蔡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

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  
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  
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  
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  
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  
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  
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  
先亾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

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徃徃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  
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亾逸尚多遣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  
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  
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  
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鳩都東觀秘牒

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  
為惟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  
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  
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  
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

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  
寂滅無聞劉裕平姚叡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  
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  
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  
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  
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省經籍雖從  
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  
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  
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  
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  
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  
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  
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  
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襍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怯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竒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

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  
注於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  
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  
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  
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  
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  
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  
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  
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  
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禘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  
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  
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  
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

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襍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  
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  
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  
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  
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



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  
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  
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  
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  
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  
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  
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  
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  
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  
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  
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

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  
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  
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  
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  
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辟廱其實一也其  
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

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

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  
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閭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  
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  
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  
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

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還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  
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

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  
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  
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  
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



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  
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  
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  
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  
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  
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

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

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  
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  
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  
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  
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  
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

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  
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  
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  
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  
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  
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  
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  
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

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  
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竒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  
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  
等并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  
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

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括異竒才並佐余學行  
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彛倫欣  
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  
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右光祿大夫  
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場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  
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  
宜以誠敬自立以荅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

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  
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  
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實直  
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襍書  
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

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  
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牛弘傳本姓蔡氏。北史蔡作遼

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監本屨作履儀禮燕禮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禮記卿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今改屨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監本九譌鬼臣映斗按魏書禮

志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

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廟之禮迄無所設是五九紛競也

從拜恒嶽壇塲珪幣墀時牲牢並引所定還下太行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舊本太行作太常臣映斗按作太行則文勢屬下作太常則文勢連上存參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九十四

史部

隋書卷五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  
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  
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  
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  
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  
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  
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  
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迺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  
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

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潜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

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  
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  
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  
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  
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  
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  
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  
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



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

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冒襟運竒謨於掌握臣以微  
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  
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  
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  
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  
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  
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  
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

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  
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  
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  
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  
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  
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  
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  
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  
字文化及弑逆之際晶時在立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  
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  
晶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嵩之六世孫祖延  
實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  
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迴顧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  
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  
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

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

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弟襄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修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為兄則所過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

矩妹為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素輿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  
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  
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  
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郁  
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  
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襄最

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為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

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褻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褻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褻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

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

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

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

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  
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  
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  
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  
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為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  
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  
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干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



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晁詣高祖晁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  
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晁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晁  
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  
晁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晁既射而  
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  
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晁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  
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

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日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

破之斬首千餘級晁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晁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  
復與高潁有隙二人屢譖晁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  
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  
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  
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

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  
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  
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愨為儀同安叔父梁  
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愨為內應  
愨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  
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  
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克黨之所蠱惑

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  
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  
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  
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愨上儀同  
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  
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  
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  
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

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  
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  
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  
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愆  
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  
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



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慙  
為衛州刺史安子瓊慙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  
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  
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  
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  
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  
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已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

開府議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愬深知逆順披露  
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  
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  
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恩輕  
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  
命於是拜安愬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愬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

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獻歎悲  
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  
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竄有名愆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  
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  
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  
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愆

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  
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讐

隋書卷五十

隋書卷五十考證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閣本作侍郎臣映斗按隋志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通典云隋氏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為尚書郎耳

元孝矩弟襄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臣映斗按上文襄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為柱國宜為超拜非復拜也從閣本改

隋書卷五十考證

謹案卷四十八第六頁後一行唯有斬送智慧刊  
本送訛迭據監本毛本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封出問素刊本問訛開據毛本  
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是故開關門而待寇刊本待訛  
侍今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十郡太守刊本十訛東據毛本  
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式播彫篆刊本式訛武今改

卷四十九第二頁前七行先王墳籍刊本王訛生

今改

第三頁前七行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刊本國訛闕

據監本改

第六頁前一行南北七筵刊本北訛面據毛本及

考工記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其實一也刊本實訛實據毛本



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鑒賞機悟刊本悟訛晤今改

考證第一頁前四行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

刊本屨訛履今改

卷五十第三頁後四行實榮實喜刊本喜訛善據

監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

矩妹為妻刊本祖訛子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 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錄監生 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五十一  
四一至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九十五

史部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  
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  
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  
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  
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  
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  
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  
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

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

王秀納覽女為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宗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



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峭郡守入  
為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  
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為前軍破謙一  
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偽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  
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  
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  
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

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為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  
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  
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  
年十八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  
見深嗟異焉乃携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  
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

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  
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于  
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  
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  
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  
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  
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

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  
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  
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  
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  
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  
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  
又引處羅遣連奚霄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  
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  
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  
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

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嚮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



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内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  
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  
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  
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  
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  
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

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

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  
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  
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  
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  
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  
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

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亾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

遂迎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蒞殺大  
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  
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  
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  
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  
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上  
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

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  
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  
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  
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  
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  
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  
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

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

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



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  
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  
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  
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  
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  
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  
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  
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

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

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

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  
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  
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  
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  
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  
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

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  
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  
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  
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  
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  
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

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息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賙贈甚厚後寔厭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

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  
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  
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  
諒於并州起逆率眾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  
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  
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  
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

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  
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竒略因機制變懷彼戎  
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  
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